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張子全書卷六至八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張子全書卷六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為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舍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甞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為接無以為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為絶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微細亦必知也

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令人自强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常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

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

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
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
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
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
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為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
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為力今須自作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

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兹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顔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為無天德今顰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亂吾所守脫文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

他前行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

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畧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

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

令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
丘明别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
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
於遊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
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

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

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

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

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

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

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

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旣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為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旣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旣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旣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

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唫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静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静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大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為為人對人恥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

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著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絶

由學者至顔子一節由顔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
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
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
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己知詩
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為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
博以語言復小卻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書多閲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

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别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虚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斵希不傷手也

為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人未免為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郯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鋭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顔閔之徒小程可如顔子然恐未如顔子之無我

心既虚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别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

須一意慮叅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為不善

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

耳之聞未可以為聞也

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卻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

達處行禮下而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

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

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已則為能變化卻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某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没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

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己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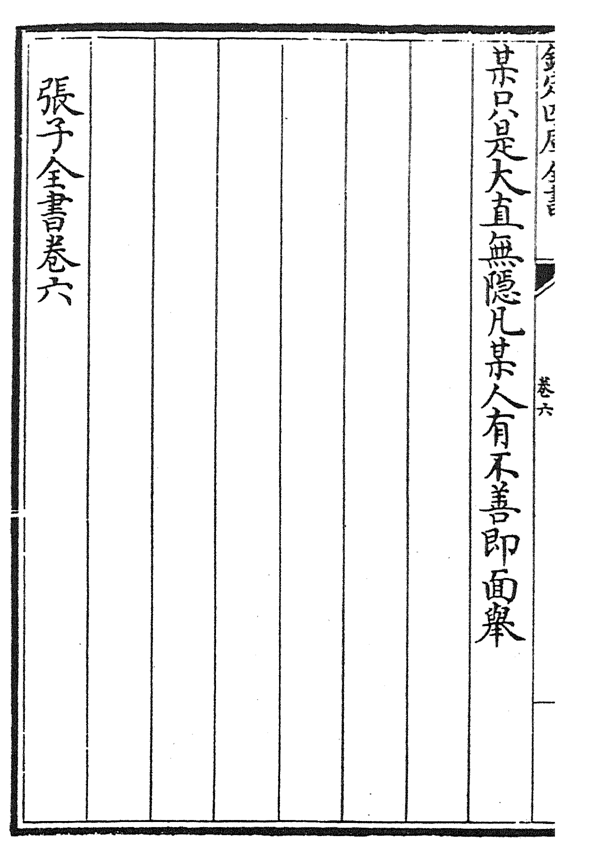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卻做得些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

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已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眪之多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



某只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即面舉

張子全書卷六

張子全書卷七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盖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

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

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虚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令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濶步大走及

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動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卻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為害今

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畧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為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為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為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

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為
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
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
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
言為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

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

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柰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令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絶於己乃不能絶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已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

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𠒋至如恐懼憂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為其身處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已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强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

莊子言内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著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為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

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

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

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在饑饉

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

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挂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到身

安處却要得資養凡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為亦是義理所當為也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常病為其不虛心也又病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

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弘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不知則安能為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

不窮窮已為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弘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麄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顔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疎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已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

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

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循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
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為已成令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令且專與聖人之言為學閑書未用閱閲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

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為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為然且為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

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旣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啟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獘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

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旣禁火須為數日糧旣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為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為事不奈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逺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

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為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為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寛袖須是殺不可便用某既閒居横渠說此義理自有横渠未甞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著在

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閒言詞令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其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緦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内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為之

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

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

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

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忌日變服為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屨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屨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帶為兄麻衣素帶為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子全書卷七

張子全書卷八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絶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旣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

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為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為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為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疎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櫝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畀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莚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踈故令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為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為備須是豫故至

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旣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籩豆之外多無妨

古者旣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盖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令之士大夫主旣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

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膟

骨升首令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賔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令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末也祭祀之禮所總者慱其理甚深令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為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為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
賢者之敵不爲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
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惟見
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
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

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雖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盖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亦盖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

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思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丈令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為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為墠去墠曰鬼從廟數以至壇墠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墠之數即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别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懐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虚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别世數位

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旣是壇墠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爲鬼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為八昆蟲是為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茍有愛民為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為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

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為泰社王社王自立為社必在城内在漢猶有泰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

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
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
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于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
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

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

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期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無設為重鬲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篾為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依之既葬然

後為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為主故以重為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

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别為一所可也

正叔嘗為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面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内也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方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為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為族屬之親

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禮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以下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

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已雖小功旣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喪之為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

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卻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卻服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絶莫大之戚故服斬

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為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

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朞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古者為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

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

一槩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

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

忘何必彈琴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

令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為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

服之內無人使後絶可乎必須以疎屬為之後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為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為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

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避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

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

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盖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

齊首之重輕者方欲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鍛煉大功之布以為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盖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

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内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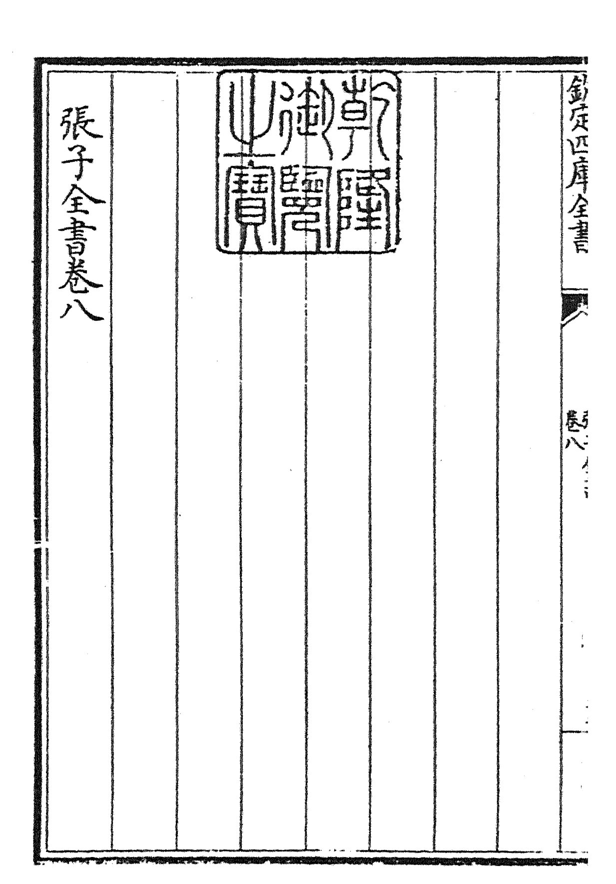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為末齊衰不言末謂其無足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

衰未衣麻衣也

特牲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欽歎父母



張子全書卷八